

白耆山人文集

白奉山人文集目錄

卷上

記

游太岑山記

序

何御史詩選序

泊水齋詩序

泊水齋詩選序

朱立洲詩選序

中曲山房詩選序

保德州刺史張君治績序

永壽令李懷仲政績序

河南朱學道生子序

代

王又沂雲間詩序

黃山集序

山陰何玉林詩序

汪仲履地理書序

破山和尚語錄序

馬橋庵施茶募緣序

漢臺王氏家譜序

壽歲貢士尹克任序

祝陽城郭母廉氏夫人序

日刪集自序

近稿自序

賦

崆峒山賦

傳

歲貢士張仲芳傳

陶羽士外傳

論

諫官論

納諫論

人才論

知人論

用人論

房琯論

碑記

密縣重修卓君廟碑記

重修金臺寺碑記

武昌序品庵碑記

創建僊林庵碑記

重修泰山行宮碑記

關帝閣碑記

卷下

議

流寇議

安集殘破地方議

書

上史閣部書

有引

貽王按臺書

再貽王按臺書

上趙漕撫書

有引

貽僞防禦使武愭書

有引

答褚門卿書

疏

勞山募緣疏

火星廟募緣疏

觀音閣募緣疏

背坐觀音閣募緣疏

萬佛閣募緣疏

誌銘

明故待誥贈闕母陳孺人墓誌銘

杞縣馬進士墓誌銘

沛王廣文墓誌銘

沛文學閻公墓誌銘

顧孝婦陸氏墓碑

跋

黃石齋爲閻躋礎墓誌跋

泊水齋詩跋

文衡山墨跡跋

戈靖之畫冊跋

啟

候湖廣總督李太保

代

候湖廣巡撫張大司馬

代

候陝西學道啟

代

迎河南學道啟

代

河南河道兵備上任啟

代

答劉氏求婚啟

代孟氏

題

題萬年少書冊

題黃大癡畫

題李龍眠畫冊

題雪樵蜀中歲暮行吟圖

雜錄

爲史閣部定高興平鎮軍奏記

僞官入沛城紀事

問沛城之從賊者

責城中親友帖子

示二子作詩之法

白奎山人文集

古沛閻爾梅古古氏著

男 吳全較

游太學山記

太學山古西嶽也。在華陰縣南八里。縣居其北。故陰之山麓。玉泉院有羣仙殿。塑古道家知名者。凡五十餘人。殿後洞有卧像。相傳爲陳圖南演太極處。洞側亭曰山蓀。圖南故亭名也。峩山於五嶽中特險。秦漢前希有登陟。韓退之投書與家人永訣。其時疑未有路。度索懸壺。皆近代人所爲。以故羽士

從山外莊嚴之。俾登山者。至此必盥洗更衣。然後入。以見有
事於太學者之難也。初入山。自北而南。兩大山夾持一谿。谿
口設磴。磴以漸高。水聲或左或右。與碎礪相礪。确文潑然也。
繇五龍宮南行。至五里關。關門蒙鐵翼。以峻墻接兩山。戒不
虞也。再南至白鹿龕。龕嵌空。去地三尺。可俯入。題曰招隱。鄺
遵元注云。石養父母。石龕水主存焉。正此再南。公超谷。漢張
楷字公超。有道術。能爲五里霧。學者關門如市。曰霧市。今谷
斷而西。無路。谷東則爲希夷峽。峽一曰匝。卽希夷薤處。山腰

結瘕○瘳○深○綠○嶺○上○淵○下○狹○如○樹○棺○前○鞠○若○將○墜○者○陰○隆○斑○黑○
仰○視○輒○駭○人○亦○怪○跡○也○考○鄺○注○石○養○父○母○南○一○里○至○天○井○上○
者○更○無○別○路○今○路○在○峽○西○無○所○謂○望○空○視○明○在○室○窺○牕○者○然○
則○匣○卽○峽○之○訛○音○皆○天○井○形○似○矣○予○讀○陳○搏○本○傳○真○源○人○唐○
未○舉○進○士○唐○亡○遂○隱○不○仕○宋○太○祖○太○宗○一○再○徵○聘○終○不○仕○蓋○
田○無○終○陶○栗○里○之○儔○不○學○者○遂○以○仙○公○詭○稱○非○其○志○也○是○後○
山○漸○高○亦○漸○曲○廻○視○入○來○路○徑○環○遮○不○復○見○再○南○則○莎○羅○坪○
坪○對○大○小○上○方○大○上○方○高○數○千○尺○勢○最○險○好○事○者○憑○峭○壁○鑿○

坎坎僅容掌指掌升則足躡之遞相驛引輔以鐵鎖上有亭
閣數十區鉤緲曲末不齊蝠鼯垂揭薨廣間影縮縮然也仰
其巔則香爐峰峰南路絕復下至莎羅坪宿焉於時仲春上
弦薄莫新月出天中光曜參井山半火焰空行倏隱倏現道
人云大上方亭閣夜燈也兩山邃隘坪處其中若酉午前後
有日光稍曷則西山之形覆庭而月影顧移東山之上明
日進至十八盤石尤嶮刺轉步見欺是所云斗上斗下者稍
倦坐盤上廻視入來豁徑環遮不復見者豁然見之蓋內之

履已踐外之巔。環遮者反出其下不見其所。及見之內而見其所不及見之外勢固然也。再南則青珂坪太峯山蹊悍振崇隙無階仰不窺斤。於是退而東折歷太峯書院寥陽洞而北而東乃得路。路南石數丈如筆卓又跂然如翼。巖蠢蠢動山居者謂是支機云。混元庵羽士趙蓬頭萬曆初年爲太后祝釐。賜藏經蓬頭閉洞去其級榛蕪滅沒經乃得存。再東南數折平路盡窮直抵千尺墮下。墮在東山峭壁上下嶄裂廣僅尺外石甚薄如板之附於垣也。裂內橫鐵挺層層如梯寬

狹弗均者補以木。又旁鑿兩壁作小坎。坎形有二。一如攝有唇。手指握之一如履而淺。納趾不能及踵。又緣坎插方鐵短棧。緣棧挂鎖垂至地。登者自南而北。掌足互用。兩目注坎中。勿停瞬。倦則以肩就壁。扳杙踏坎而立。石有摘者。則又以雙臂搦厓。蹯蹯超踰也。鎖長而重。下垂太急。直或不盡。如人意。則依違輕拊之上。視劈罅。明明如牕之一。櫺下視無所見。人懸空際。石鐵鉤鉤。爾幢盡處。若有物焉。擲石而楮其吻者。吻束如井。從吻之漏。明處肩項而升。不數步。則百尺峽。峽狀如

噴而近、盡處亦復有石樁之、如井然、斯亦奇矣、噴峽之名、不知何始、余常閱大寧志、有箭筈、杜詩、箭筈通天有一門、蓋其地也、但子美望嶽爲詩、未常親見、予又聞楊用脩外編載、度索懸、撞事、無明解意、用脩亦未常親見、皆因掌故而遙紀之耳、今乃得歷歷然入吾目中也、然則太寧之在當時、登峰者固已無多人哉、北行路側有石、曰雲頭石、石狀如雲、故名、再北折而東、曰仙橋路、仄甚、又橫壑斷之、弗通、人有橋之者、或曰仙也、故名、再東又折而北、曰一灣泉、太寧水最少、水在路

西岩下一勺耳。路由西而東而北，形灣灣然也。故名。再北，巖橫峙，曰俯渭巖。入山久，山外都不復見。至此乃俯見渭水。故名。又北，上有洞，洞之上有臺，近日羽士所構，名不雅馴。弗錄。臺遙對西山之毛女峰。古丈夫洞云：是秦時避世者山巔攢石纍纍，曰北斗坪。云是毛女拜斗處，遠不可得到，畱爲歸途。續玩再東，則車箱谷。或曰犁溝。杜詩：車箱入谷無歸路。此也。谷狹長，兩峭壁夾之，如較。登者又自北而南，雨潦衝激，無餘陁可避。羽士擇谷之東岸鑿坎，施鐵鎖，行者踞伏喘息而

升視其底深如田之初畦一溝犁然也故名。或曰古離垢也。離垢天最高。今登高至此垢斯離矣。土人廼訛爲犁溝云。再東數步則又自南而北路仄甚。時復有崩缺者。緣壁施橫栒。或鐵或木。布板其上。如桴然。行者面鼻結。厶上持鏃蹶足而過。再北則猢猻悉有鑄鐵猢猻。置石龕狀甚怖。酈云胡趨寺神有童子之容。猢猻疑卽胡趨。此卧牛厓西側路也。再北則雲臺峰。峰北峰也。太學三峰無北峰。此峰在三峰下稍遠。別爲一凸勢。自南來。蜿蜒孤嶺。突屹特起。異石如龜。時甲蠕蠕。

北對香爐峰。峰卽前所仰之大上方路絕處。隔澗可對面語。
越兩日始至。惟東北崇岩下一細嶺。隱隱連爐峰之趾。蓋峰
腰也。日莫止宿。新月正午。四望無所。峴樹襲月爲光。白霧
霏微。光所不及。陰影倒垂。窅然而虛矣。明日又自北而南。傍
嶺際行。嶺卽所過之卧牛崖。昨西側今東側也。癡石頑桀。下
斂而上傲。徑又外低且滑。必以肩內抗。僂而前。稍誤則耳爲
石礫。曰擦耳巖。再南石陡而頤。鑿腐磴。刊行者必腹熅於石。
琶石而升。曰仙人砭。砭上金天洞。洞南則日月巖。巖壁赤白。

如圓壘再南則卧龍庵庵扼山之吭路必穿焉路側小碣紀
創修盤路事在嘉靖三十七年庵南上則蒼龍嶺蒼龍嶺者
太寧之險之冠絕者也三峰全勢突然跌落搏飛翔舞有若
游龍故云嶺高五百丈立如劍又如魚之脊滑脫無滯足
處廣者三尺許狹者尺兩脇陷空無地影行者鞠捉短杖及
鐵鏢蹶踏陷坎而登坎淺僅可受足踟不得及踵眈眈左右
視惟恐其誤屈僂若有所拾執不暇旁顧旁顧則巨壑烟涵
目允虛無所寄並手足皆悸而柔矣酈涇謂須騎嶺抽身漸

以就進。又謂斯嶺爲搦嶺。是也。嶺上石刻云韓退之投書處。余謂登高山者上視易下視難。上實而下虛也。退之初時買勇而登。未遑下視。嶺上路坦坦。神氣紆徐。忽而下視。萬仞穹然。出其不意。眸驚氣奪。知勇俱困矣。蓋當時盤路未修之難。若此也。嶺東下又一小嶺。荆杞蓊翳。鱗髻剡剡。列松若繡。籬予異之。三峰在前。不及往。遂自八公龕西折而南。龕當蒼龍嶺之額。如覆笠。內塑八公像。再南五將軍松。松朽。再南單人橋。亂石崢嶸。如橋之未棧者。再南則通天門。穿石爲洞。人從

洞中過如腰門也。再南則宗土地祠。自龍嶺至此凡數里。其
險叅半草逕。巖迷惟石與行人齟齬。青蘚丹黐略無鑿椎之
害。太髒本質。天全於此。游者不知也。視爲泥英野礫而已。南
去則玉女峰。東峰也。東峰西趾有龜石。高數丈。背突起而
腹四垂。太地丈許。背單之如翅。故又曰飛來石。石上微凹。無
水。所謂洗頭盆。集仙錄云。五石曰誕。甚。或曰東峰非玉女峰。
此乃玉女峰耳。昔漢武帝祀明星玉女。今視東峰一無所有。
而此石適在其西趾下。或是也。再東南行里餘。從東峰前北

上至峰頂、黃河中條、井井在跬步間、東絕厓際、有鐵掛尺許、繫緯其上、余不解、仆而下視、緯寸餘丈、縋地、東南太有小阜、阜有亂石、可散坐、云是漢隱士衛叔卿博臺、今日下碁處、四圍與巘、無出入人跡、幅巾坐白石上、對客樗蒲、客無名姓、使者覲其人而卒、莫之能近、當此之時、是何人間世乎、東峰之背、石壘雜然、條條如指形、曰仙人掌、凡自東遠來者、入面谷、關卽見之、立其上者、不見也、下而西南行、則南峰、峰最高、視東西二峰、如左右兩膝、拳拳然、合三峰像之、則吾夫子司寇

冠也。路次多幽詭。其最險者。莫如避靜處。從洗心屏南。過長
空橋。至朝元洞。洞西有缺。缺西路絕。則南峰之背懸厓也。厓
有東西長坎。上坎橫鐵杖拖索。索平眉下坎淺。僅能茹足。指
扶索踐坎。面壁橫步。壁磕膝。膝不得屈。申挺而行。又面與壁
粘。不可俯視。恐面忤於壁。卽杙忤於坎也。必外墮矣。西行數
十步有洞。洞西上有岩刻三大字曰全真岩。夫山外懸厓。非
人所意。凌虛締構。術固不傳。西北則有避詔厓。厓高可十餘
丈。形如石皮之綻。外巉內奧。逕旋繞而上。磴絕則梯。有洞

如厦相傳爲希夷避詔處。再西則白帝祠。祠南則南峰絕巔。所謂落雁峰也。峰頂孤石如雁。圓舒可施裯席。太寥多松而無栢。南峰檜栢數萬章。綠雲匝幕。外際無欄。必數人續曳其後。掌前據地。乃始敢臨視。烟嵐蒼蔚。忽逆忽面。如艤舟大海中。濤光注射。涯隅莫測。蛟蜃魚龍之屬。直撼山根。雖風止波停。而櫂檣帷榻。猶浮浮欲動。似挾三峰而漂沒之者。南望秦嶺。商洛諸山。細嶂綿芊。巒層莫辨。疑其上與天結。下遂不復有地垠也。稍風則氛霏如塵。秦嶺諸山。又不知其何往。惟林

切脫葉颯颯珊珊而已。物之至者，能移人性情。李太白謂此間呼吸可通帝座，蓋不自知其移情之深矣。明日西登仰天池，池古蒲池也。此太嶠之絕巔也。再西則自上而下至煉丹爐，爐西卽南峰之盡北，接西峰矣。寒甚，風太厲，勢不得向西峰取道。七星檜凍雪淩嶒，路藏不可辨。緣樹根之蟠鬱者爲磴，以手搨膝而下。七星檜南峰之最古樹也。行列如斗，故名。再北玉井，井居三峰之中。太嶠，全山結氣於此。井北五里，則二十八宿潭。詩所謂開花十丈者也。再北則絕厓，厓下則青

柯坪樵者云。夏秋三峰雨潦。從玉井滙星潭。從潭注絕厓之
竇。爛爛如冰練數千匹。飛空直落。仰觀者呼爲水簾潭。西上
則岫雲閣。閣西則西峰。登者又自東而西矣。西峰者蓮華峰
也。峰於三峰爲特秀。松栢合抱者。亦高不及肩。石紋斐斐。皴
斑如豹。峰頂巨石數蹲踈。薄如剪葉。每石各爲一葉。意殊自
得。雅不欲與峰屬。如芙蓉垂蔭而萼與蒂分承之。竅處瞳瞳
然。日影闕也。是卽所謂摘星石也。從竅處匍匐側入。下瞰之。
石出峰外。人懸碧空矣。山海經云。太寧之山。削成而四方。高

五十仞廣十里正指三峰而言若並計來入者路豈但十里耶大概太萼無南面陰而多骨惟南峰之背大壑下有三公山亦曰三鳳山三石竦峙有衣冠之容李攀龍曰白帝觴百神處也然乎攀龍記較酈注頗刻畫然止記削成四方者耳郭緣生全襲酈注王履喬宇袁宏道楊嗣昌文近制裁不古皆刪去獨以余所目睹者詳述之太萼之削成而四方者盡此其削成而四方者之外亦盡此矣削成而四方者之外予既已盡之矣又何有於削成而四方者乎是予所爲游太萼

山記也。

著述家各有刻集。皆先賦而後及諸體。從昭明文選例也。余觀尚書始虞典。春秋始春王正月。史記始本紀年表。皆先述其事。而後以他文論斷之。所謂據案定律。未有無據而漫擬之者。余故於本集取記序爲首卷。而諸體次第列焉。蓋自成一家云爾。

自識

何御史詩選序

扶溝何中寰公萬曆癸未科進士官御史直聲震天下初不以詩見長當時知公者絕不以詩後之譚詩人者亦絕不及公迄今七十年矣其曾孫際美從鄱陵梁生廷援家見余所選古今詩別有所駁賞因以公本集廿卷屬余刪評余讀之乃知何公自有何公之詩刪之評之而後公之詩得與公俱傳是一中州不可多得之人物有明三百年必不可缺之文獻也大河以南川原平沃菽麥豐饒俗有任俠之風人無憂

生之患扶溝又西隣鄭鄩東帶宛丘緇衣衡門代有遺音近
世如何信陽王儀封諸君子皆其彥也然考其一生行事俱
於其著作中盡之此外不復有餘想焉以視何公之封事彈
章英華氣節孰大孰小孰難孰易耶即使公絕不能詩猶將
置之古直臣列傳中况其詩文俱在安得不爲之刪之評之
公之海內垂之千秋乎或者謂離騷怨而不怒識者比之小
雅何公近於怒矣與詩義何若余曰子誦其詩未嘗論其世
也楚懷王任用小人國勢日削屈原被放不得已而作離騷

其勢止○可以怨○而不可以怒○何公壯年登第○職在言官○又當
神宗親政之初○海內承平○亦何有所爲不得已者○忌之譁之
而必託之怨○誹乎維時○光宗虛青宮之位○張鯨擅東廠之
權○潞藩侍衛之克○山左科場之弊○皆宗社朝廷郡縣之大
利○大害○所關他人知而不言○何公言無不盡○指陳彈劾○發揚
蹈厲○雖其間不無過當○要是繩愆糾謬之臣職○不得謂之怨
誹也○延陵季子觀樂○至大雅○稱其曲而有直體○曲卽所謂怨
直○卽所謂怒也○盛世之音○曲多而直少○怨多而怒少○何公所

處之世盛世也。是可以怒而不可以怨者也。嗟乎世有知怒而不怨者之爲詩乎。始可與言何公之詩也已矣。際美字元采廷援字以道號伏邨處士。

茲選始於戊戌秋初成於冬初未及作序忽有秦蜀之行越三載東下抵吳門而元舉適至相對甚歡留虎丘西隱房數日余爲呵凍書之時則辛丑十一月之終也。

泊水齋詩序

古人有以詩傳其人者○亦有以人傳其詩者○以詩傳其人者○詩重於人○以人傳其詩者○人重於詩○二者殆不能以相兼然○詩重於人者○傳其詩未必傳其人○而人重於詩者○傳其人卽以傳其詩○蓋人足以重詩○詩不足以重人也○惟兼有其長○詩與人各不相附○而各能獨行於天地之間○使讀其詩者如見其人○想其人者○又如見其詩焉○則寥寥乎其難之矣○三百篇後○漢初實創五言○有唐變爲近體○陳隋以還○冊帙俱在○趙宋

○胡元○卽下無譏探其旨歸大要流連景物鋪張繁麗感知遇
矜唱酬而止○烏睹所謂忠臣孝子貞夫義士道德名節生色
爛然○俾千載而下聞風勸懲者乎○甚矣詩之有當於其人而
人○之○有○媿○於○其○詩○也○我明表章經史文治休隆騷雅之功置
之游藝所以言無忌諱編集遂多求其合三百篇典則越漢
唐六朝而上之者指亦未可一二屈也太宰張藐山先生以
能詩聞於陽城當時翕然宗之余讀其所爲泊水齋全集寧
樸毋穠寧拙毋巧貴盛無淫艷之習林泉無夸誕之語居官

無容容之訥謫成無戚戚之音難進易退生死不移皆於經
營慘澹處見之雖前後著紀不無疎密要亦年之衰壯遇之
治亂不同而功力性情因之以異鼎鑊璠璣正於缺蝕瑕瑜
徵先代之法物後人未可輕爲褒刺也夫君子以清脩稽古
之品積而爲光明俊偉之氣氣充於中而采符於外悲歌諷
詠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苟非其人必將有言與心違之
病瓦缶而貌鍾呂恐無當於伶倫之一拊也昔永城練任鴻
先生爲余言藐山博學敢言能持正濮州葉潤山先生又爲

余言人生不能事事可傳一事可傳卽傳貌山之宰曹縣也
可謂古之遺愛嗟乎兩先生長者也其言必當不誣然止言
貌山之爲人而不及其詩余讀其詩而不及見其人合而觀
之而貌山之詩固已與其人俱傳矣然則余之序其詩也直
以詩也乎哉

泊水齋詩選序

余旣序張藐山先生詩、陽城王子半石讀而善之、因謂余曰、
吾子序藐山先生詩、而云不直以詩、豈其詩有遺憾耶、太史
公作董江都傳、刪其天人諸策、張司空謂陸平原人忠才少、
若忠才多、歐陽永叔醉翁亭記起語、輒數百言、後漸刪之、存
環滁皆山也五字耳、藐山先生負盛名、交游徧海內、未免有
周旋世故語、先生當日旣不能割愛如永叔、同時師友又不
能直指其病如茂先之於士衡、後人沿襲又不能如司馬子

長之公取江都安知異日不有懷楓落而索觀全帙投諸江
中引舟而太者乎然則吾子詩以人重之言適以滋後人詆
毀非所以愛生生也夫先生吾子之知己也漢末江夏黃公
辟徐孺子孺子不就黃公歿孺子貧甚賣磨鏡具徒步數千
里往弔之感其義也吾子今日其以選先生之詩爲先生弔
可乎余聞之瞿然正對曰如君言余安所委罪乎請從君之
言爲之選卽以君之所言者再爲之序云

朱玄洲詩選序

余選昭代詩、頗嚴、得嵒集成一家言者、不數氏、私念天下大
矣、豈無簡編遺佚、出時人耳目外者、擔簦歷險、金石兼蒐、行
次嵩少、遇王孫朱羅、懷其先中尉玄洲公、五七言律絕幾
五百首來謁、且云、先君一生苦心在是、亂後板焚矣、將謀重
刻、質之先生、願先生留意也、余唯唯讀竟、秀華圓茂、似白香
山、劉隨州風格、比本朝諸家、則徐子與、謝茂秦、伯仲倫也、時
復有規模李于鱗處、余顧嫌其過肖、而香山老嫗所解、駿駿。

乎。宋、元、廣、徑也。因痛刪之。僅存四十餘首。視舊本蓋不能十之一焉。噫。嚴矣。然公之詩。知必以此而傳。何也。昔卞荆山之剖玉也。於璞。蔡郎中之審琴也。於鑿桐。離璞無山。離桐無琴。然不剖而謂是璞。皆玉。不審而謂是桐。皆良琴也。可乎。故詩不必可傳。而可傳之詩。具在詩中。則選之不可以已也。或曰。古詩無律。玄洲詩獨以律傳。何也。曰。玄洲蓋爲其難者也。采風而知列國之政。奏雅頌而章祖宗之功德。樂舞雖殊。要之善言性情而止。古詩澹穆自然。不假彫鏤。情至響生。宮商赴

之迨四聲用事徐庾新體五言律高曾也然猶有出入焉沈
宋七言則森森典刑矣以太白天才宏放當之舌本期期律
曷可易言耶豈非選才者任意持法者難踈耶蓋古詩先性
情而後詩律詩先詩而後性情協歸風雅其旨一也以此知
公詩之必傳也乃余又爲之悲其志焉公牒系代藩移封蒲
坂爲襄垣郡屬爵中尉以子鑣封文林郎

祖制宗室不與科名博學辨材無所用武又不敢越境肆游海
內弔名山大川兀坐中條河渭間題花品石登牖長歌今攷

其念亂懷人贈行傷逝諸什慨然有子野與奈何之意古人
謂詩三百篇大抵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玄洲殆其人
耶雖然三閭大夫忠楚而不得志於楚劉中壘忠漢而不得
志於漢及其發憤著書成一家言者千秋獨絕矣彼雖甚得
志於時者終無以頡頏之使其得志於時則所謂成一家言
者必將有所不暇于秋而下烏知有三閭中壘其人哉

按公諱廷錐字伯翔雞籠其季子也字憲之號溫源宗庠
生以徵辟歷任陞河南道御史國變遁去

中山山房詩選序

鄢陵蘇爰。字敬伯。崑。字和仲。介梁伏村持中。曲山房詩謁余。且再拜流涕言曰。此先君昭六氏遺稿也。先君棄兩孺子。最蚤。詩文數萬言。亂後淪胥殆盡。獨老僕石村者。頗識字。曾侍先君。暗有所記誦。追錄之。纔百中之一耳。又魯魚滋甚。兩孺子念先君身後大事止此。不敢妄向人就正也。敢求先生筆削。余聞而悲其意焉。受帙披覽竟。補闕訂訛。裁篇切響。凡得四言古二首。五言古十一首。七言古歌行十五首。五言律三

首○七○言○律○二○首○五○言○絕○句○十○二○首○七○言○絕○句○七○首○序○之○曰○善○
乎○二○蘇○子○之○不○忍○死○其○先○人○能○卒○其○未○卒○之○業○而○慰○之○九○原○
也○士○君○子○好○古○窮○經○遭○時○不○遇○往○往○以○生○前○勤○苦○待○後○人○表○
章○司○馬○史○記○未○成○李○君○威○南○北○書○未○就○握○手○失○聲○沒○齒○抱○恨○
非○遷○與○延○壽○負○荷○之○天○下○後○世○誰○知○柱○下○龍○門○有○此○家○乘○耶○
二○蘇○負○異○才○通○制○舉○藝○對○鄉○里○兒○漫○無○所○許○可○以○是○獲○狂○者○
名○顧○數○數○治○具○招○余○飲○飲○輒○醉○醉○輒○悲○歌○放○論○忘○忌○諱○若○大○
有○所○不○平○者○聞○出○其○詩○文○相○質○余○評○駁○過○嚴○虛○懷○是○之○非○憾○

也○迨○余○假○館○城○南○之○杜○郎○則○又○數○數○携○酒○果○詣○余○飲○時○人○咸○
惟○之○謂○大○小○蘇○視○今○天○下○豈○復○有○人○哉○若○此○者○何○也○余○曰○此○
固○二○蘇○之○所○以○不○死○其○先○人○而○卒○其○未○卒○之○業○者○也○昭○六○氏○
博○物○洽○聞○千○秋○自○命○欲○置○身○金○匱○石○渠○間○廼○鬱○鬱○不○得○志○而○
終○試○取○其○詠○變○憤○歌○拔○貢○諸○什○慷○慨○讀○之○殆○目○不○肯○瞑○而○音○
有○餘○哀○者○人○子○安○得○不○汲○汲○爲○之○表○章○乎○惜○當○世○未○有○爲○二○
蘇○所○心○折○者○若○曰○彼○之○淺○深○予○旣○已○見○之○矣○敢○輕○以○大○事○託○
耶○然○則○二○蘇○之○爲○二○蘇○狂○耶○非○耶○蓋○二○子○借○余○選○以○慤○其○先○

人○余○卽○以○選○其○先○人○者○策○二○子○古○人○相○與○有○成○寧○規○勿○諛○此○
物○此○志○也○或○曰○茲○集○毋○乃○太○少○余○曰○君○不○見○玄○圃○積○玉○乎○夜○
光○徑○寸○之○矣○六○朝○金○粉○有○唐○藝○苑○豈○必○賢○於○十○九○首○安○世○房○
中○樂○耶○嗟○乎○石○村○何○人○能○報○効○其○故○君○至○此○乎○今○而○後○不○足○
復○稱○康○成○婢○賴○士○奴○也○是○安○得○不○傳○

保德州刺史張君治績序

山西保德州三晉之極西北界史記趙武靈王以胡服騎射略地至樓煩林胡蓋其處也距陝之府谷縣僅隔一河河北卽鎮羌孤山木瓜園諸堡莊禿賴沙計台吉之毳帳在焉套虜種落此其一也余欲觀河套形勝久矣去冬游偏寧鴈門三關假道保德州州刺史張君符獻聞余至倒屣一見如舊交談遼東往事及邛嶓寧夏要害娓娓可聽不啻延陵季子聘晉與叔向論六卿執政也大雪阻十日成禮而去今春正

月望余病卧太原而保德之廣文張君天翔以書來盛稱張
君審編甚善士民歡頌欲乞言勒石表章之余曰此固吾前
日所目覩者當代循良不但爲山西第一也周禮大司徒以
則壤賦萬民五年一審審定戶口之數編成書立稅法故曰
審編此朝廷大經制也保德編戶不滿五里堵土童童無山
峰園樹兵燹之餘生齒稀疏田荒而流徙者衆里胥乘隙舞
文或地多而糧少或無地而有糧積弊牢不可破君集其耆
老而諭之曰吾蒞爾州六年矣爾州之宗族姻黨井竈園倉

畜牧蠶桑之隱○皆在吾掌記中○豪橫欺侵○貧窮賠累○吾豈不
能別○蠶頤邊寒殘黎○不忍於深秋木落○更加霜威耳○往者吾
不復追○今值審編○其各據實報我○毋匿也○於是移公座於廳
事之簾○和顏款語○如家人父子○然耆老輩感泣出戒其衆○一
以情爲告○俾地多而糧少者○增之○無地而有糧者○除之○除
者○不謬增者○無辭不煩痛癢○而一州之版章秩如矣○其爲士
民所歡頌也○不亦宜乎○廼君之治績○可爲歡頌者○匪直此也○
大計以催科爲殿○最緩則悞國○急則傷民○往往以徵比之苛○

春而稱貸秋不及穀價之平賤售輸官剗肉醫瘡與言可憫
公則革耗緩徵俟農務之畢而次第報完焉上旣不忍以鞭
朴苦民下自不忍以逋欠累君始知陽城署考之短於才也
聽訟臨民之大利大害也偏聽失之不明受託失之不公二
者之病公則鏡懸影照妍媸靡爭始知趙廣漢之銛筒猶之
乎酷吏之所爲也胥役奉檄下村閭時雞鍛羽夜犬驚鳴君
悉禁之陶穴茅簷初不聞有追呼之吏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城池其最重者保德城之崩圯有年矣豺虎深宵而嚙犬

豕○衛○巷○悉○成○焚○君○多○方○設○費○以○補○築○之○星○輶○賓○旅○行○李○往○
來○不○可○使○之○露○宿○蓐○食○也○子○產○毀○垣○執○政○羞○之○此○非○晉○之○舊○
聞○乎○君○又○多○方○設○費○以○補○築○之○使○雉○堞○有○金○湯○之○勢○而○輜○車○
獲○卽○次○之○安○又○不○加○派○地○畝○塵○市○中○匪○君○心○計○過○人○決○不○能○
造○空○中○之○樓○閣○也○保○德○僻○在○河○濱○接○壤○沙○漠○無○絲○帛○菓○蔬○之○
產○所○賴○近○隣○小○商○通○工○易○事○耳○否○則○百○姓○或○有○公○私○之○需○糴○
糴○無○所○束○手○坐○困○矣○君○嚴○禁○暴○徵○市○無○隴○斷○遠○近○皆○恃○其○所○
有○就○樂○土○而○經○營○焉○所○謂○成○聚○成○邑○者○非○耶○凡○此○悉○吾○前○日○

所目觀雖廣文猶未暇詳述者問俗采風外史游覽職也安
可不綴縷紀載之爲樓煩林明間勝事哉

永壽令李懷仲政績序

諱如璫 癸酉舉人

永壽令李君懷仲黃岡人皇明名孝廉也生而有至性敦孝友讀書立言一以自愛爲務遭國變遁山中十載家甚貧至無以爲蔬水資勉強上公車不第遂謁選得陝之永壽縣奉老親就養焉或謂初旣不仕卽當以不仕終奈何仕旣而仕卽當擇善地而仕奈何永壽予曰此所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於何見之於其爲令而不有其令者見之於其爲永壽令而無所取於永壽者見之夫永壽固古函之南徼而今陝屬

不堪之下邑也。舊城頗大。亂後虛無人。棄其東隍之十九。約而堞之。西隍之狹嶺。嶺太平地數百尺。兩際懸厓。橫無十步。狀如行魚之脊。土垣駘齒。開一門北向。低昂斜曲而南。僅一隅。隅不方而角出。又如旣弦之弓末也。嶺腰微廠。縣廳事踞焉。淺陋類野店間驛署。孤峙無遮。風四面刺促之。壁飈飈然。瓦礚礚然也。上高不可井。束水桶驢背下。礪底汲之。凡三四里。其人有垢面。不知盥洗者。學宮圯廢。諸生城居者十餘人。半不能具衣被。合吏民通計之。六七十家。穿東广作窯。層住。

之屋上聞馬蹄人語綿之詩所謂陶復陶穴者也鄉遂遼疏
輸納或愆期追呼稍嚴相率而逃之遼谷逋欠滋多俗悍猛
語不相下則訟訟詞誣捏不思其所終地氣寒冽禾稼晚
熟仲夏始得食韭又路扼三邊之吭驛合送迎無停晷折馬
折程索求踰額時時有我瘡我痛之嘆又焚燬之餘闐闐煨
燼行旅過城下者汗立烈日中四顧無蔭諸如此凋敝不可
悉紀皆予所目覩者爲永壽令難耶不難耶李君曰是不難
天下無治地有治人蜀不知詩書而文翁化之九真不知育

下○而○任○君○生○之○魯○公○變○魯○而○報○政○遲○太○公○因○齊○而○報○政○速○法○
隨○人○創○事○與○時○權○表○正○者○景○直○情○平○者○怨○希○理○固○然○也○我○不○
貪○而○惟○正○者○供○矣○我○不○擾○而○樂○業○者○戢○矣○市○廛○修○而○行○李○者○
出○塗○矣○流○泉○疏○而○土○著○者○利○用○矣○學○宮○廢○而○我○新○之○諸○生○不○
譽○髦○乎○遞○差○濫○而○我○裁○之○驛○舍○不○休○足○乎○爭○角○者○諭○之○大○義○
獄○訟○不○衰○息○乎○流○離○者○招○之○故○業○田○野○不○芟○柞○乎○蓋○上○不○忍○
以○不○肖○之○心○待○人○人○自○不○忍○以○不○肖○之○事○報○上○蒲○鞭○塵○而○頌○
聲○起○是○豈○君○之○有○所○要○於○其○民○而○民○之○有○所○昵○於○其○君○耶○此○

之謂令而不有其令令永壽而無所取於永壽者也夫令而
不有其令令永壽而無所取於永壽君亦何樂而爲此乎曰
此之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其不得已而爲之者何曰親老
故也君子不以一時之慷慨而貽其二人之憂患君之所謂
敦於孝友者也雖然此但可爲君言之也未可爲得已而不
已者借口也

河南朱學道生子序

代

戊戌之秋○督學使者朱公誕丈夫子○河南諸守令稱觴賀之○而徵序於余○余攷公家乘系新安○蓋紫陽先生宗裔也○先是地師吳景鸞客新安○飲澗中水○謂有翰墨香○詢之知爲朱翁地○翁世有隱德○敦孝讓○族里稱其長者○吳心善之○爲阡其兩尊人○迨後遂生○韋齋暨紫陽先生云○夫紫陽之有功於六經也○人人而知之也○婺源劍浦兩配尼宮○子孫蕃衍五百年於茲矣○朱公今督學中州○是能繼紫陽而有功於六經者也○繼

紫陽而有功於六經則當繼紫陽而食六經之報永錫祚胤
固其宜也天之陰陽下民也視其功德而已功德在先世則
澤及後人功德在承先世者則澤及其後人余觀公
之較士中州也自本年仲夏始也距鄉試之期僅兩月耳武
意公必託兩臺疏請寬期而後可從事乃不兩月而八郡錄
科者告竣焉非其才力實有大過人者詎能辦此耶棘闈宿
弊所由來者遠矣功令驟嚴人不暇縫緝自京畿以至江南
列省自總裁以至簾官監閱希有不挂誤者獨河南士子覆

核得無譏何也。鑑明則妍媸者不怒。衡均則哀益者不爭。否則非私。卽暗齟齬者有辭矣。不但此也。減額之旨。初頒要津。先達賓旅。窮交持薦賢之說。容有不相諒者。公曰。吾平生無匪人友。凡茲非其至戚。則文與行素優者。吾何忍損之以市吾公。但人繁數隘。悉聽之。亦不能滿其意。莫若以文字卜之。之爲愈耳。率而與名其中者。固善。非是則寧誦情。勿誦法也。昔陳恭愍之督學南畿也。內外請託一槩謝絕。首拔王文恪公。以天下士許之。而吳文定公旣貢矣。力勸之。使勿就部選。

決其必魁天下。後皆如其言。楊文襄之督學關中也。李北地
夢陽康武功海呂高陵栴悉置冠軍。當時稱兩公得人爲最
盛焉。今河南士子連茹彙征。不知與文恪北地何如。而公之
自矢。固不欲陳楊專美矣。不但此也。河南苦流寇甚慘。生齒
凋疎。近雖稍稍鴻集。而肆力詩書。猶未及疇昔千百之什一
也。公闢之。故凡所黜落。必再四矜全。苟微有可存。卽存之。其
前茅試牘解部者。必再四使之改訂焉。憐才至此。匪直師生
直家人父子矣。至於砥節礪名。幽貞隱逸。宜恤宜祀者。隨舉

隨○行○嘗○曰○吾○職○以○發○化○爲○先○務○獎○前○哲○所○以○風○後○來○也○諸○若○
此○皆○所○謂○有○功○於○六○經○者○也○王○沂○公○之○父○惜○字○紙○夢○先○聖○以○
曾○子○嗣○之○故○沂○公○生○而○命○名○曰○曾○夫○字○紙○之○惜○爲○功○幾○何○天○
之○報○之○者○如○是○矧○其○大○者○耶○詩○云○無○念○爾○祖○若○公○者○庶○幾○無○
媿○於○紫○陽○也○哉○

王又沂雲間詩序

庚子夏秋間余以秦蜀之游浮漢江東下得一見王子又沂於武昌未嘗見其詩也今年三月游雲間之采香涇王子在焉相醉甚歡王子出其雲間詩一冊問序於余余謂君楚人也楚人不自有楚人之詩乎楚人詩而名之雲間何居曰吾不僅以楚詩自命也隨所之而有得斯隨所得者而名之自楚入吳經匡廬九華建康京口金閶凡數千里其中山川人物草木亭池橋榭之勝莫不取以供吾悲歌慨賞今在雲間

矣○方○且○以○雲○間○兼○楚○吳○而○皆○有○之○又○以○吾○詩○兼○雲○間○而○有○之○
名○雖○雲○間○實○不○止○雲○間○也○先○生○又○何○疑○焉○余○曰○雲○間○詩○與○楚○
詩○殊○不○類○曰○正○唯○不○類○吾○故○得○取○而○有○之○苟○類○則○吾○且○將○爲○
雲○間○所○有○矣○安○能○有○雲○間○余○曰○雲○間○能○詩○者○衆○家○各○有○集○集○
各○有○諸○體○君○詩○寥○寥○數○葉○耳○顧○安○所○得○取○雲○間○而○有○之○曰○先○
生○不○見○吾○楚○屈○宋○耶○離○騷○一○卷○舉○天○地○閒○自○古○迄○今○可○感○可○
懲○可○悲○可○愕○興○觀○羣○怨○之○情○狀○無○一○不○沉○涵○於○其○中○焉○豈○必○
充○棟○汗○牛○而○後○謂○之○比○物○謂○之○連○類○耶○吾○游○雲○間○雲○間○諸○詩○

人無一人不與吾倡和而吾以樊川臨臯黃鶴白雉之性情
矢而爲三泖九峰之比興是雲間之所有者吾且以此冊盡
括之况乎自秋而冬而春而春暮景換物移窮愁如故外之
所遇者往往不足而中之所欲吐者遂不覺其有餘處異鄉
而懷故土猶之乎王仲宣之賦登樓庾子山之哀江南也爲
我作序非先生其誰也余曰王子可與言詩也已矣稽叔夜
云手揮五絃目送飛鴻請以爲君之詩之亂王子曰吾求詩
序先生題爲我言樂耶余笑曰王子真可與言詩也已矣又

沂名源會黃岡人

黃山集序

黃山集者○甌寧徐子燕嘉詩文也○甌寧爲建寧附郭○治東北有黃華山○徐子取以名集○蓋效古人以地名爲人名○欲其詩文與山川相附○傳之不朽也○余嘗攷七閩○自漢初封無諸爲王○始與中夏相通○風俗歌謠○使臣未采○逮唐葉京成進士而宋祥符中○徐奭以鑄鼎象物賦擢第一○崇寧中○徐適以對策稱上意○亦擢第一○皆甌寧人○皆徐姓○文藻之盛○甲於海邦○徐子將毋是其後裔耶○家學淵源○匪伊朝夕矣○余又追憶明天

啓辛酉台山葉公再相入都舟次泗亭余偕諸生謁之鎮山書院公喜分韻賦詩泗亭繫纜昔年同惆悵別離一瞬中舊館有人還載酒荒臺何處可歌風云云別離別字入聲葉公閩語作平聲誤矣又憶崇禎戊寅秋石齋黃公論楊武陵奪情被謫微服過泗亭余酌之珠梅圃公賦詩私疑虎似猜微服却以鳳衰避耦耕云云全用論孟而虎似鳳衰平仄失調不惟腐且坳矣二公皆閩產之錚錚者其詩迺爾蓋本朝以制莠取士詩則聽學者乘輿爲之功令旣疎兼無師授土音

聲○斷○宮○商○舛○錯○以○此○知○作○詩○之○難○七○閏○之○作○詩○者○更○難○也○今○
徐○子○一○起○而○不○變○之○而○又○不○自○滿○假○就○正○殷○勤○竿○頭○進○步○曷○
可○限○量○耶○長○桑○君○欲○人○去○其○故○方○飲○之○以○上○池○之○水○余○之○刪○
定○黃○山○集○亦○此○物○此○志○也○昔○孟○東○野○姚○武○功○皆○以○微○官○著○名○
作○者○徐○子○以○郡○丞○游○戲○山○水○間○得○吾○說○而○更○進○之○鐵○獅○璜○溪○
皆○借○以○生○色○焉○豈○但○不○負○丞○而○已○乎○且○將○以○台○山○石○齋○爲○徐○
丞○衙○官○也○丙○辰○七○夕○前○一○日○題○於○杏○花○埕○草○堂○

徐子名鴻

山陰何玉林詩序

會稽禹穴號陽明洞天王文成公講學處也○吾友何昭侯之
子玉林○讀書其中○玉林天才靈警○至性絕人○自言祇將服嘽
周詩所譏○因棄置舉子業○覃思好古○發而爲詩○殊有阮步兵
咏懷遺意○而風格迢疎○光澤妍秀○則不啻鮑明遠之梅花謝
康樂之春草也○余嘗謂唐以後詩人有賦而無比興有雅頌
而無風○若玉林者可謂兼之○無何以母艱哀毀過傷○齋志而
殁○僅二十有四歲耳○惜哉○余又嘗攷漢晉人物○鄧仲華策杖

從光武爲佐命元勛○封侯之年纔二十有四○陸士衡祖父皆○
吳丞相○其入洛之年亦二十有四○今玉林封侯不能待仲華○
而入洛則不屑爲士衡○論其世○讀其詩○庶可以想見其爲人○
矣○孔北海寄虞翻云○東南之美○非徒會稽竹箭○然則山陰道○
上○令人應接不暇者○不獨以其層巒疊翠而已也○惜哉○

汪仲履地理書序

新安汪仲履精地理。余晤之合肥龔大司寇座中。司寇云：先大夫桃花城地，汪先生所阡也。今年八十有二矣。古貌素心，神明湛然。黃山有道人，也。余因就而與之談地理，則於書無所不窺。皆能以獨斷刪裁之。因出其所著羅經圖解暨大易源流選擇約法示余。余讀竟爲之序曰：士君子之孝其親也，養生送死二者而已矣。而送死之事尤大於養生。求善地以厝之，求善識地者以擇之。古初遠不可考。自晉郭弘農、唐楊

救貧以及曾吳劉賴諸家其著作異同俱可參觀大抵不出
龍穴砂水四者四者得而後以年月日辰配合之經曰墓者
乘生氣也又曰地吉墓凶與乘尸同夫龍穴砂水地之生氣
也審龍定穴立向消水所以乘生氣也年月日辰所以避凶
就吉以天之生氣乘地之生氣也龍穴砂水存乎地年月日
辰存乎天消納選擇之法存乎人緣形察理隨體制用故談
天地者皆言理而談地理者又謂之形家皆確有形象可憑
山川色澤與星曰先華相配非無師小智所可臆爭也近世

士大夫不講地理之學。或偶涉之而不得其要領。使術士得
以投其所好。而罔之。抔土纔封。贈金長往。置主人後日之禍
福於不問焉。是術士以欺人者。自利而主人以自欺者。利人
也。術士已矣。主人抑何愚之甚耶。獨不思擇地一事。送死之
所謂大事也。上以妥其宗祖。下以福其子孫。主人以孝思聘
名師術士。以學問報主人兩利而無所愧於心。乃稱善耳。反
是不有地。殺卽有天刑。彼此共之。君子不可以不慎也。今汪
氏取先天後天。晉唐諸書。星辰吉凶諸神煞。嚴刪明註。太偽

存真既無師心之病。又無泥古之失。孝子仁人。受讀而深思。
之。龍穴砂水之形。年月日辰之變。一披圖而瞭如觀火焉。庶
幾可免於欺人自利自欺利人之交譏矣。丙午九月書於廬
郡之大蜀山房。

破山和尚語錄序

破山語錄十五卷其門人文雪既刻之嘉禾入藏矣其未及
盡刻者又謀附之本集之末余過漢中丈雪來問序焉余謂
西來心印所傳者大意耳大意豈語言文字然絕去語言文
字大意竟安在乎觀其廓然無聖付囑楞伽不猶是語言文
字耶神光博涉羣書曹溪妙解經義百丈該練乎三學法眼
著名於游夏豈真不假語言不識文字者之所爲耶蓋取精
於語言文字而過後埽除之耳高僧傳首列譯解次及禪習

正謂諸佛無上密微離語言文字在卽語言文字亦在漢現
明現山響鐘鳴盧居士所謂定慧雙脩頓漸無悶若夫分漸
分頓乃南北門徒所爲不得以後世譏前人也顧余則又有
深求焉古者憂天憫人立法弘教不特心印與語言文字不
同卽文字與語言亦不同語言如八音之克諧文字如畫工
之肖物故有文字極其彫琢而轉之齒頰不靈者有語言妙
解人頤而書之文字不雅者凡事皆然禪宗爲甚是以善知
識之示人也欲其要言不煩也而又欲其無漏欲其匪夷所

思也而又欲其近情欲其無之非是也而又欲其當機欲其
妙理現前也而又欲其不測親切則恐其不文也艱深則恐
其不入也痛快恐其不蘊藉也依違恐其不創獲也驚人恐
其不根也援古恐其食生不化也駢麗恐其不虛微也今試
取破山之語錄讀之數者曾有一於此乎典謨雅頌當時無
慮數千萬帙今之所存僅尼父既刪之後數卷耳美璞在山
珎珠雜之蕙蓀在野枳棘薈之篇章俱在更用刪釐斯乃真
愛惜破山者洞山嗣雲岩而不肯雲岩岩頭嗣德山而不肯

德○山○余○願○丈○雪○於○破○山○之○語○錄○常○以○不○肯○之○意○愛○惜○之○不○但○
爲○破○山○令○子○且○將○爲○功○臣○矣○否○則○靈○山○微○笑○龍○樹○投○針○語○且○
無○之○又○何○有○於○錄○也○

馬橋庵施茶募緣序

武昌縣治西三十里地名馬橋江夏以東驛路也橋在大江南岸再南則樊湖兩水爲隣中懸一徑水發則浸淫瀾浹行人苦長途求棲泊暫時不可得舊有草庵爲兵燹所墟僧人某憫行者之艱也謀施茶以休之而問募緣之序於予予笑曰善哉此可爲崇門法昔南嶽讓大師遣人問江西馬大師云道一近日云何馬答云傳語和尚道一三十年來未曾缺鹽醬嗟呼馬大師所謂鹽醬豈尋常人所謂鹽醬耶然則馬

橋○之○所○謂○施○茶○茶○耶○非○茶○耶○夫○茶○與○鹽○醬○名○相○不○同○而○各○有○
其○本○味○歸○宗○和○尚○云○我○此○間○有○一○味○禪○可○惜○當○時○無○知○味○者○
臨○濟○云○大○寂○會○下○善○知○識○數○十○人○獨○歸○宗○較○些○子○由○此○觀○之○
臨○濟○小○兒○亦○可○稱○知○味○者○今○而○後○大○江○之○南○樊○川○之○北○亦○將○
有○一○味○禪○矣○有○僧○進○云○居○士○謂○馬○橋○有○一○味○禪○何○居○余○不○喝○
不○棒○也○指○庵○前○行○人○所○共○啜○者○曰○茶○

漢臺王氏家譜序

吾沛有歌風臺漢高皇帝歌大風處史稱沛宮者是也迄今千八百年矣後人念湯沐遺澤取以名里志不忘也里有王氏王氏有家譜自題曰漢臺王氏家譜云考家譜一書古所未有太史公易春秋編年爲本紀世家列傳其權輿也班范沈姚諸史臣因之至宋歐陽氏廼立譜名近世學士大夫轉相模倣寔寔采前代王侯卿相名賢隱士之同姓者冠諸世系之首文愈繁而世系愈紊遙遙率胄君子譏之然余嘗讀

玄鳥之頌發祥有娥生民之雅肇祀姜源則商周間蚤已有
爲之者是以微子去殷敬仲適齊必載其祭器禮樂以行否
則人不識其爲何氏之子孫矣甚矣譜之不可以已也但不
當取渺茫不可知之望族而增飾之耳卽如王氏在晉時其
盛直與司馬共天下要其本文不出瑯琊太原然瑯琊太原
中不有所謂大將軍處仲乎瑯琊太原以前不有所謂外戚
同日封五侯者乎邇不聞今之人有自命爲處仲五侯之雲
初者則又何也夫人之於其宗祖也非世間美惡之物可得

以意爲選擇者也又非如君臣夫婦朋友之倫可得以審其
合與不合而避就之者也顧源何如耳源流是則於越可以
奉神禹非則武襄不可以附梁公所以嚴統系正彝常也今
漢臺王氏舉從前之不可知者而槩黜之直以明初創始甫
十餘世其間世系年表家聲宦蹟閭閻誠儒林無斂不彰卓然
自成一家言卽卓然自成一家世視班范以來諸史臣著述
不霄壤過之耶夫豪傑非常之士正以挺生崛起卓然自成
一家世爲難耳不能自成一家徒取渺茫不可知之望族而

俎豆之是項籍重瞳真虞舜之苗裔而邯鄲卜者果孝成之
子輿矣其與郭崇韜之拜汾陽何以異乎或曰漢臺王氏常
是丞相陵之後其時其地兩無可疑而王氏不屑也曰吾知
有吾之漢臺而已矣茲譜也謙所先生創之德符續成之敬
止又增續之遂梓之凡皆易齋先生之令德所貽也詩不云
乎無念爾祖吾將以漢臺一譜風之天下也

壽歲貢士尹克任序

余播越江湖間十餘載以先人丘墓事未告厥成迺歸偶
遇尹克任先生于城西之蔡聚相顧驚歎以爲此生與故鄉
親知絕望矣今茲之晤其夢耶先生于余爲先進余以師事
友事之間重之自爲童子時以至白首凡數十年如一日也
先生家學有原本善屬文筆姿秀映無塵咳或嫌其乏深湛
之思余曰辭達而已根極理要日用飲食之言往轍破的那
姪娥衣素衣獨身來前能使漢宮失色墮馬班金蓮步豈必

妓于寔山之眉耶顧余所以重先生者殊不在此先生啗于
言外和易而內端耿平生少所許可意有不屑雖貴介要津
達達于醉後責呵之以故有酒狂之目余謂士君子亦自處
何如耳善屬文如尹先生端耿如尹先生則其所謂不屑者
其人可想見矣狂與不狂何足復深論乎憶邑令李公聘先
生爲其諸郎師李公北人見聞僻仄喜怒躁發無常度譙談
多不酌先生于課藝外一無所于歲盡辭去此比諸以權要
爲奇貨何如耶先生數奇因塲屋僅以明經老子崇禎之末

遂棄去食其次于翳茹之館穀敝衣蔬食泊然自足讀楚龔
生傳泫然流涕翳茹又能養先生志絕跡試科是先生初不
失爲靖節而靖節之子則不及翳茹遠甚也豈可謂非吾鄉
之賢士也哉魯論云杖者出斯出矣聖人所以居鄉孟子云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賢者所以樹品舍此則處已處
人無一可者今觀尹先生之所以自重與余之所以重尹先
生者如此士君子不幸而生衰世出處之際益可以忽乎哉

祝陽城郭母廉氏夫人序

廉氏夫人者山西陽城郭君符母也。君符祖南岡生子九人。其五月川卽君符父商于徐沛間數世儉勤敦樸躬行合古。汰徐沛間人謂其有汾晉遺風如復聞蟋蟀山樞諸篇什音響焉。君符更濟之寬大任俠好結納樂與學士大夫游徐沛間人又謂其有吳楚江淮風氣文藻彬彬矣。是歲夫人壽八十一學士大夫皆束帛承筐以賀且合辭而乞言于余。余曰賢哉君符然非其母之賢不能成此子也。古賢母之成其子也。

或世祿之家而載績以訓服官或身處貧賤而剪髮以延過客或製長枕大被以驩其交游或縫軍士戰服以勉之忠義或和丸以補其誦讀或設饌以覘其僚友無非欲以成其子之德而廣其子之名也聞夫人幼佐月川敬慎肅穆內外無間言而其教諸子也和以待下恕以處群友必擇其賢者財不取諸不義懸悅之辰綵衣盤舞階庭之下桂玉紛紜非其盛德之報孰能于異鄉僑寓致學士大夫爲之執爵盈庭稱歌燕喜乎信乎非此母不生此子非此母之賢不能成此令

子也。余嘗觀姓氏譜。廉將軍趙之名將。叔度漢之循良。其後
裔維不甚可考。然賢者子孫承家不苟。夫人之賢。或其先有
內則焉。而郭氏一族如翁伯。以游俠著河東林宗。以有道徵
介休景純之產。聞喜令公之封汾陽。其太陽城固不甚相遠
也。君符或裔出于此。未可知也。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余且爲君符兄弟更進而誦小宛之章矣。

目刪集自序

余爲詩凡數變成集者亦非一種初刻江上草則丁卯年自金陵歷瀨上以及江陰之所作也再刻疎影居詩則戊辰年自沛入燕京往來之所作也三刻與木居詩則庚午辛未年間鄉居卽事之所作也四刻變字草則壬申年客淮陰之所作也五刻自吳詩則癸酉年由吳門以及西湖之所作也初皆自以爲是有所得輒收之集中迨久而悔其與三百篇之道尙茫然也於是忝煩就簡存什一於千百間統而集之於

一○則○乙○亥○年○所○刻○之○日○刪○集○是○也○嗟○乎○余○於○此○道○可○不○謂○苦○
心○哉○昔○吾○夫○子○以○三○百○篇○教○天○下○萬○世○然○皆○屬○既○刪○之○後○所○
存○吾○儕○讀○聖○人○之○書○卽○以○學○聖○人○之○所○爲○豈○有○過○歟○攻○玉○者○
於○石○汰○金○者○於○沙○石○與○沙○去○而○金○玉○之○所○存○無○幾○矣○傳○曰○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然○則○余○之○所○謂○刪○者○意○不○獨○在○
詩○卽○在○詩○而○余○之○所○謂○日○刪○者○日○日○刪○之○正○未○有○已○時○也○

近稿自序

余好爲詩與古文詞而不好爲制義夫制義

上以此取士下以此致身雖欲不好其可得乎然余於近科

房書中有負重名以宏聲艷采傾天下耳目者悉置之獨喜

讀先輩大家自洪永以暨慶曆九集文數萬而手自註評珍

藏特甚者亦數千有奇然則余之不好爲制義者乃不好彼

之所謂制義非我之所謂制義也時事多艱憂讒畏禍去城

而居於鄉下惟靜想偶有所獲輒執筆書之或存或棄去莫

能自定。蓋離羣久而精神寂寞甚矣。君子不可無出門之功也。丁丑春初，與家弟調卿友人蔣克昌諸子立社會文。未幾以流寇逼彭城，衆謀避兵社，遂止。前後得文無多，臧否相半，擇而梓之，寥寥數藝耳。又無宏聲艷采，使天下見之者庶乎知余之所謂制義如此。且以見余之不好爲制義者亦在此也。

嵯峒山賦

白奪山人昔以山左之難出亾許鄭之郊見其岑谿崿險聚
落踈涼不類近時風氣因歎曰此古有熊氏之墟夏之天子
饗諸侯於潁水之上奏鈞天之樂處也秦漢依川置郡猶爲

近古後代分道唐制分路宋制曰鈞曰禹萬曆初鈞字古意索然

矣廼其形勝人物生成不易者固可得而略述之也大河以

南長淮之北箕山西踞箕山在禹州西古陽城南潁水東環潁水在北城門外三

峰凸凹三峰在禹州城南十里如筆架之橫案前二室嵯峿似雲屏之

張天際疏渠潦洧負展空同空同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

山也金洞結懸磔之半上下無階石梯當絕壁之陰微茫有

竇厂無餘地道人每棧樹爲宮谷有靈踪游客常捫蘿代杖

餌黃精於具茨

山名

卅遺鴻寨

山名

題白松

白松在密縣東黃帝葬三女處於大

大

隗

山名亦作地名

碑斷雕厓

地名

携家隱士樵蘇虎豹之間采藥仙翁

山沒烟嵐之內吹別苑之風香窖藏嘉卉澹幽岩之雪瀑山

度餘音沙澄鱗現則旋目

旋目一鷗目水鳥名

低飛樹密禽交斯畫簷

新囀竹雞翎翠

山多竹雞

離叢刺以無痕松鼠尾長跳柔枝而不

墜斯時也歲維強圉節邁秋分天影漸隆露華微冷蓮粟之

房欲拆柰檉之葉亂鳴柿比霜柑聚如火齊去野蟀長吟於

豆圃寒蟄高噤於梧原晨風入牖美人之紈扇不情夜雨驚

帷蕩子之葛衣無用蠶虫得氣之先及晴坏戶玄鳥見幾而

作乘曉呢梁爰有雲間學士沈繹堂持節備兵方外詞宗時

子山陶亭深聯牀揮麈山人喜之過而問焉髭鉗既久畏洩

在繹堂幕中諱荃真名縞紵纔通健如舊識倒屣承筐異待忘年之友髯叅短

簿同爲入幕之賓蕭桐夾徑無風自奏筇簕蘿薜黏橋得月

皆成組繡西園命酒東閣論文攷郡州沿革之所從來補山

海注牋之所未備聲兼騷雅義取褒譏夏后之雲璈不振寂

然陽翟之臺禹州古姬公之圭石雖存沒矣郃城之鼎圭石在嵩

山東南古郃城即成王定鼎處田舍兒就澗飲牛孰為巢父兵家子緣林牧

馬誰是襄君襄城縣在禹州南薄帝王為勞形不受天下無

若是商人視秦楚為奇貨可居世間有如斯大賈呂不韋陽翟大賈

軒皇以夢卜求賢浪傳風后風后黃帝四相之一也今以名山太岳之子孫

失守不祀許田許田見春秋觀齊師次陘之義陘山在禹州東北

王者不以兵車讀鄭伯克段之文

克段于鄆鄆即今鄆陵在禹州東

天倫遂如

警敵聶姊墳荒瘞佳人之血劍

聶政刺韓相俠累即今禹州

留侯宅廢垣

力士之沙椎

尉侯韓人即禹州乃哀侯遷都處

卓使君有功於漢仍修密縣

遺祠

漢卓茂密縣令也今屬禹州時密縣修卓君廟余爲之記

韓公子何負於秦竟起雲

陽大獄

韓非韓人

聽戰國策士之談恥諸侯之不爲雞口罹甘陵

黨人之禍知司隸之無愧龍門

漢李膺潁川人今許州在禹州之東

於是爲之

歌曰萬里游兮江海烟踟躕幾兮西風前撫白松兮扣朱絃

星斗衰兮光皎然黃金成兮服長年再歌曰陟崆同兮臨丹

匡芝草芳兮賢人來弔潁川兮三峰開碧梨紺棗貢瑤杯鳳

皇集兮次公臺

黃霸爲潁川太守卽此或謂許州非也

三歌曰曉面嚮少闢雲

門自此之東皆平原河山秀兮香網縕羣仙醉兮綠竹芬文

章五色銘丹珙四歌曰寶劍之芒青瑟瑟王母佩之搖玄霽

發玉函兮字銀漆神物護之龍啾唧授佳人兮光如日五歌

曰黃帝愚兮有童心師廣成兮大鴻陰海風無際捧綠琴夢

歸來兮天冥沉霜水彫兮草蟲吟歌畢主人樂甚於是洗罍

移筵開牕納月長郎侍坐短僕行觴謝劉子之雕龍酌楊生

之此屬姓字非常賓吏皆破顏微笑悲歌不俗兒童亦刮目
相看語言之外如有共患之情款洽之餘略無避嫌之色韓
信之獻故人本以畏死也然而何嘗不死臧霸之招亡將非
以求生也然而何嘗不生委數於天修名自我如此居停時
人固不辦此也於時倚氏王似崔鉅鹿楊僧龍陽城王半石
大冶余兩石諸君子之宦大梁者莫不下榻繁臺執鞭雪苑
山人之名以此漸漸遂不復留滯於河南矣循褒斜嶓岷以
西去棹巴涪沔漢而東還江淮熟路翻似魂游桑梓窮交半

登鬼籙著優孟之衣冠不倫特甚思向平之婚嫁無計云何

因而臨風告墓冒雨擔簦叩牛角於齊門尋徇徒於燕市晉

伯知音問南冠者誰氏鍾儀事見春秋傳楊公釋罪嗟北海分何人

孔北海救楊太尉事見後漢書晏子脫驂支公放霍賢者急病讓夷心非望

報高人解紛排難口不言功龔孝升為大司寇為余題疏事得解昭王懸價能

噓死馬之骸豫且開罾不食窮黿之俎遂使張儉歸田重逢

李篤趙岐山壁再遇孫嵩俱見後漢書嘆如流之歲月候爾十年

悲漸老之音容依然二仲計子山陶季深時又在沈子座中昔賴今幽關河

自異秋深春暮烟雨猶同當失路時墜門投止常因患難生
情及還家後終歲應酬翻覺平安無味分題拈韻卽事咏懷
摹十行之漢札簞用銅章臨千字之隋書門施鐵限

沈千工書故云

四座雅言鄙士龍之傲鳴雀一堂名俊喜季野之尋孟嘉集
管絃於昭文閣上協以宮商結粉榆於宣武門前勒諸金石

歲貢士張仲芳傳

諱揚前禮科都諫贈太常少卿惺字公次子

吾邑張仲芳先生卒於崇禎九年之八月以十年之陽月歸
葬其長子豸次子龍持年譜示予欲立傳以誌不朽且曰先
君在日與予交最久唯予知先君生平亦最深他親友中卽
有知之者或艱於屬辭恐未能快述先君志也則作傳者非
予而誰予唯唯蓋自初春受簡及初冬旣葬始成予之爲先
生傳若此其敬慎焉蓋重之也先生生平可傳者甚多然或
許因其先太常公之力以成事者或陰爲人德多忌諱難於

顯言者或事出纖瑣措之詞章不雅馴者或屢經學士家言之無庸覆說者或學問別有得力而迹出奇幻言之反滋人疑誕者凡若此皆不可爲先生傳也傳先生者當如太史公傳管夷吾晏嬰止載其友鮑叔舉越石父各一事傳廉頗鄲食其不載議救閔與及謀立六國後蓋君子立德立言各具本末苟得志於天下則當傳其小者謂其大者皆人知之小者人未必知之也不得志於天下則當傳其大者謂其小者人皆忽之大者人不敢忽之也若先生可謂不得志於天下

矣則請言其大者吾鄉舊以諸生之食餼者前三四人爲一庠冠冕凡遇邑中大利大病得與薦紳先達里父老商確持衡邑大夫雅寵禮之若外託公議陰以濟其私干者則衆鄙之焉先生素自愛凡私干槩爲拒絕至大利大病如水災驛馬夫役柳草錢穀催科湖田加派諸害及百姓者先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邑大夫信之薦紳先達服之里父老悅之吏胥妨政者畏之言之而効則百姓蒙其惠而不効亦感其心自任事以及賓興凡此六七年間雖身居朝廷之上者猶未

免有在勞任怨之嫌而先生獨以諸生力行之不顧然則先生之豐功盛業又孰有大於此者乎先生與予先君同時補邑諸生試有司輒居高等邑諸生咸退舍避之甲寅先君入邑城授生徒先生携其長子多來從游予始一識其人後遂時時受先生教益迨先生次子龍與予季弟爾鼎連姻高氏予復繼聘先生之兄子朋友師生之義加以婚姻子女之好歷二十年餘而素志不渝所謂交最久而知之最深者其在此也耶然則作傳非予而誰耶先生勿負異資日熟數千言

博物洽聞老而不倦六經史漢及關老孫吳諸雜書并古樂
府歌行選體近體無不畢覽遑遑發爲詩文悲放沉鬱今讀
其所著繆慕歌蓼莪我微思落落咏彙騷集吹騷集淮吟草秋
風棄志范籲言馬議防禦畧醫先述遼陽嘆終軍行等刻幾
百餘卷大都皆畏天憫人藥于孤臣之感而意之所有則歸
於不得志於天下而借以發其憤若曰以我學行我志天下
事誰復爲我難者而天顧以一第靳我使我終爲資格域而
不克竟其用也嗚呼此屈原之所以作離騷也

公晚年好丹
學日以吐納

爲事後竟以此致疾或謂其尸解去蓋諛之實誣之也故傳
中稍爲拈出

陶羽士別傳

辛巳之秋○余以山東土寇亂○携家淮上○聞有所謂陶羽士者○
任俠喜賓客○又喜與士大夫之賢而有文章者游○因偕友人○
過訪見其放飲雄談○傲岸不能下○然無可試其深淺也○迨乙○
酉北兵將渡淮○余自下邳馳至○爲當事畫戰守策○不聽悉遁○
源北兵鼓吹入城○時五月之二十有六日也○淮人懼余所率○
皆河北壯士○韃靼精良○恐爲保正街隣累○余患之○計不知所○
從○由羽士適來○候余○余語之○故羽士曰○公以國難流離至此○

自○在○山○人○文○集○卷○上○
此○間○人○顧○不○以○爲○義○而○目○之○爲○戎○首○乎○可○移○寓○吾○庵○靜○聽○之○
未○幾○其○巡○撫○趙○福○星○遣○旗○下○官○招○余○朱○纓○推○結○繡○馬○銀○棚○抵○
庵○前○盛○稱○趙○公○意○余○慟○哭○謝○絕○次○日○答○以○一○書○遂○逸○去○今○年○
七○月○自○蜀○楚○東○還○抵○淮○上○相○視○驚○愕○稍○稍○述○別○後○艱○苦○狀○噦○
涕○久○之○下○榻○授○餐○猶○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
不○朽○自○命○一○旦○霜○飛○木○脫○爲○疾○風○勁○艸○者○幾○人○乎○而○羽○士○以○
方○外○人○若○此○毋○恠○乎○文○廬○陵○之○求○爲○黃○冠○而○不○可○得○也○羽○士○去○
名○萬○明○號○震○寅○大○河○衛○人○

諫官論

古者君臣上下相親自公孤以及士庶皆得時時見天子陳詩獻誦故諫官無專設者秦漢後君臣分日嚴百官奉天子頗疎宰相位高望重持大體不欲以小失爭爭之者惟獨諫官然則諫官豈非與宰相相表裏者耶周官柱下史統之宗伯秦改爲御史漢改爲侍御史及直指使又置黃門給事中咸用名儒爲之元狩五年置諫大夫世祖改爲諫議大夫唐增置補闕拾遺及監察御史宋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又

增置銜史襲行餘如故凡此皆諫官沿革之大較也夫諫官以諫爭爲官者也諫爭之義對天子而言也白居易云六典謂拾遺秩卑選重秩卑則不惜位選重則不忍負恩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國朝置拾遺本意如此夫守官必知置官之本意始爲無媿朝廷得失天下利害此何等事而恃責之諫官諫官顧安得偷合苟容默然而已乎伏湛出入禁闥拾遺補闕崔瑗除給事制曰左省駁議不畏強禦人臣處禁闥之地司封駁之權與

天子爭可否○辨是非○正笏危論○使天子懼其骨體而服其精
忠○羣臣之見之者○以爲吾君聖明○尙如此○其以虛受人也○吾
儕又何敢不靖○其匪懈○祇承休德○耶○李固之言曰○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穀皆動○繇此言之○劉拾遺
補闕○先始於人主之一身○以及百官○以及萬民○未有不風行
草偃者也○或者謂人臣之義○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今以闕遺
子君○而以補之○拾之者○自子母乃千○人臣之義○非乎○夫置官
本意○出自朝廷○不出自臣子○若以闕遺之名○爲諱○則何不並

其○宵○而○勿○置○况○聖○如○舜○禹○猶○不○忘○子○違○汝○弼○無○怠○無○荒○之○誠○
不○聞○堯○舜○惡○其○不○祥○而○避○忌○之○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至○危○之○語○陳○之○至○尊○之○前○庶○幾○動○色○警○惕○格○其○非○僻○而○措○
之○大○道○蓋○補○闕○而○後○可○以○無○闕○拾○遺○而○後○可○以○無○遺○蓋○臣○忠○
愛○往○往○如○是○無○逸○一○書○周○公○所○爲○防○患○於○未○然○也○人○主○計○而○
從○諫○者○自○爲○計○天○下○豈○有○善○自○爲○計○之○人○而○顧○與○善○爲○之○計○
者○相○冠○誓○乎○鄭○覃○諫○穆○宗○不○恤○國○事○帝○不○懌○顧○宰○相○曰○何○官○
對○曰○諫○官○也○帝○意○解○曰○朕○有○闕○而○卿○能○進○規○忠○也○人○主○方○怒○

人進言聞其爲諫官卽嘆其忠○得非以其職在是能稱職故○
無罪耶○君子居官則思稱職○職不稱則引咎退位而不居其○
官○苟居官而不稱職○廢職而不避位○斯亦與於不忠之甚者○
矣○近世以來凡入告皆稱引堯舜○愚謂孔孟時稱引堯舜必○
有事實可攷○與今之稱引漢唐者無異○秦火後唐虞全書不○
可復覩○典謨僅載史官頌語○如班馬論贊○非事實也○治洪水○
格三苗○必有方畧條目於其間○今之人不見漢唐全史○但摘○
諸家論贊而讀之○彼高光太宗豈不與堯舜比隆哉○且人臣

之患莫大於以堯舜期君而不以皐蕤稷禹
各自量其才之所優爲者以立言明農敷教典禮祥刑莫非
實績虞世南獻聖德論上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恐徒使
後人笑卿也是故爲諫官者不可不公不可不核實不可不
稽古不可不通世務近人情不公則衆沮之不核實則後弗
驗不稽古則言多自用無典要不通世務近人情則言之而
不可施行數者諫官之大戒也不可使大臣侵諫官之權不
可使諫官侵百職事之權大臣侵諫官之權則人害言諫官

侵百職事之權○則言害政○二者御諫官者○大戒也○唐太宗
感陳叔達○武德中有讒言○對曰○當日非爲陛下爲社稷耳○人
臣苟利社稷○知無不言○且不私其君○何況自私○宋仁宗諱言
建儲○包拯曰○臣所以乞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臣年七
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拯此言可謂不私矣○漢文帝思廉頗
李牧爲將○馮唐謂其弗能用○上曰○何以知之○曰○以魏尙宋太
宗問旱蝗○近臣以天數對○寇準獨以刑不平對○上怒○詰不平
狀○準請召兩府至○以祖言王涯事証之○二者之言可謂核實

矣○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霍光大
驚○召勝問之○勝曰○在洪範○此可謂之稽古矣○高帝謂叔孫通
曰○度我所能行者爲之○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今
今可行也○賈誼上言○改正朔○易服色○汰制度○興禮樂○帝謙讓
未遑○史云○絳灌短之○吾謂紛更變法○必有衛鞅○王安石之禍
帝之不用正○所以全誼也○願誼不自知耳○李沆爲相○中外所
陳利害○一切報罷○夫三代而下○勦業如高○守成如文○宰相如
沆○可謂賢矣○乃背不求高論○而求力行○所謂通世務○近人情○

者也是數者位不必皆言路事不必皆糾彈然各有補闕拾遺遺意焉此之謂諫官之道也雖然諫官之道待矣人主之御諫官其道維何曰使毋畏大臣而已夫諫官原無畏大臣之理諫官而畏大臣繇後世大臣之擅權者爲之非古制也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彈事不容大夫禮乎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不知白誰蓋諫官畏大臣則必不敢言大臣之過是諫官皆大臣私人也上下蒙蔽鹿馬易形逮其

敗而後言○晚矣○李林甫戒言事先○白宰相○盧多遜使奏章先
於閣門署狀○林甫亂唐○多遜流於崖州○身死名辱○寧足法乎○
大將軍光爲嚴延年所劾○朝廷肅然○文潞公受唐介面責○終
不辯○司馬溫公改容謝○蘇軾賢者處天下事○無成心爲朝廷
用人○無私人○視人主之過爲已過○諫官之言如已言○務使言
者盡所欲言而無罪○上彌擅權之禍○下釋朋黨之爭○法莫有
善於此者○唐太宗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立宗詔史官隨
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宋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皆

所謂不使大臣侵諫官之權者也。諫官之所職者言耳。百官之所職者則事也。職事難職。言易。百官之事莫重乎銓衡。矢軍旅。次禮樂。刑罰。次錢穀。其中纖細委折。自有端司。苟未見其任事能否。而噴有煩言。私請者固爲不肖。卽風聞爭執而任事者手足已莫知所措矣。然則諫官豈可侵百執事之權耶。人主之所以御諫官者。其道如此。

納諫論

人主不可不法堯舜堯舜無以異於人也納諫而已矣故法堯舜者必自納諫始堯時畧誹謗之木於國都舜承之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以攻人主之過然則堯舜未嘗無過有過而人得以攻之則過改而之於無過是以恭己垂裳而天下大治也夫誹謗今之所謂罪事也堯舜不惟不以爲罪事而禁之且設之以資天下之攻擊豈堯舜樂爲是以自苦哉天下大矣上自朝廷下及閭野事類纖紛莫可名狀倘欲恃一

人之耳目而窮之是登溟渤而望鱗甲之族謂可屈指數也
不亦誣乎。明主知其然也故不敢以一已爭勝乎天下而視
天下芻蕘椎魯之人皆可以勝予而奉之以爲師一有善言
則不拜受其利於天下者不問其病于一已者也縱之而已
矣其病於天下者亦不問其利於一已否也改之而已矣身
居九重之上心存匹夫匹婦之下兢兢業業與百官交相惕
勵武王受丹書之戒爲銘者十有四焉抑之詩衛武公使人
日誦於其側以自儆者也古人於洒掃飲酒之節瞽御矇瞍

之士靡不以監史之義慎之吳夫差虐齊耳痛越讎之米復使人朝夕呼其名以示毋忘蓋猶然撻記遺意也漢高帝趣刻印銷印從諫如園文帝詔舉直言敢諫士止輦受疏唐太宗初卽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宋太宗初年詔羣臣論列者卽時引對仁宗屢詔羣臣言闕失此數主雖不敢比隆堯舜然政治太平三代後稱令主焉厲王使人監謗秦除謚法以古非今者族桓靈之世言時政得失者相繼誅戮隋煬帝云我性不喜人諫宋

神宗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此數主之治天下也何如哉
納諫之効不効固不待智者而決也夫人有有餘則有不足
奸使人見其有餘不見其不足者人情也諫者所以救其所
不足非止以頌其所有餘也頌其所有餘以投人主之奸人
人能之救其所不足以增人主之德未必人人能之也至謂
其彰人主之失且人人諱之矣非獨人諱之人主先自諱之
矣抑思人之所以不好見其不足者得非自知其不足之非
耶既自知其非胡爲又不肯力反而更圖之又聞人之諫而

惡之耶譬如處溺中者然心惡溺之難堪也而不去於其所
有援之出者輒詬之謂其窺吾處溺也斯亦不可解之大惑
矣吾謂人主至尊生而與臣下相隔絕縱天顏和暉進言者
尙恐咫尺隕越再加以雷霆冰霜之氣臣下望見已慄慄
然其若陞次又安敢盡所欲言乎又況帝王之資多錄天授
其辨才捷健造造出尋常學問之外臣子敷奏不過因政事
失宜或偶取前代一二美惡之跡以昭法戒耳未必皆能傳
物洽聞反覆論證也意想之所不及窮詰茫然不知置對則

責難盛心立折於人主之一言矣後有繼者慮人主之折之也遂相戒而杜口焉汲黯對武帝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則以爲非噫微黯誰敢爲此戇語哉匪獨此也人臣在朝言朝在宗廟言宗廟皆用刑治兵理財貨以及建儲立后定禮樂進賢退不肖之大事治亂攸關言之必冀其聽不聽則必引裾補牘批鱗泣血以生死去就爭之未免傷時逆耳非若宦官宮妾方士狎客狗馬聲色土木神仙之言之易入也進言者先處於不易入之勢受言者又不必有喜聞過之

誠偶相抵觸禍福隨之以宋仁宗之賢尙不能不以郭后之
故藺孔道輔范仲淹次焉者何如也又匪獨此也古者人臣
之諫其君也豈必諫官而後進諫也哉錄宰相至百執事各
以其職諫或各以所適值之事諫宰相之諫多主深厚如敬
宗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裴度從容言之乃止不往百
職事之諫多主切直如張釋之爲廷尉上欲誅驕乘輿者釋
之不可但罰金以適值之事諫者多主諷諭如穆宗愛柳公
權書跡問用筆之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矣蓋納約

自牖爲術非一或以直諫或以婉論莫不各有意義存乎其
間而僉壬側目者伺瑕投譖不以爲沽名則以爲通賄不以
爲朋黨則以爲招權不以爲失意怨懟則以爲語含譏刺仗
下之馬一鳴斥去誰能爲翟璜稱任座范純仁救蘇轍卽是
故爲人主者勿以威福怵言官也勿與臣下較聰明長短也
勿繩人以微過而緘其口也勿惑於人言而孤入告者之心
也勿枉殺憂國奉公之士虧損聖德也其言是則懼然受之
豈徒受之且力行之其言未必是則委曲容之豈徒容之且

徐與之商之其言激烈則竦聽之其言蘊藉則深思而自得
之有中傷之者則保全之有阻撓之者則扶翼之其人是其
言是用其言任其人可也其言是其人非違其人採其言可
也其意善其言滯則獎譽之以作其氣可也其言奇其用疎
則姑存之俯顧問可也一事納諫則無事無諫者矣一人敢
諫則無人不取諫矣寧於有餘之中求不足以日進於憂勤
毋於不足之中飾有餘以自長其矜傲君子舍已從人道如
是耳如是則過改而身修身修而百官儀刑之百官儀刑之

則更治咸熙天下百姓各得其所至於百姓各得其所不亦堯舜猶病也哉甚矣法堯舜自納諫始也

人才論

天能生才不能用才君能用才不能成才成之者世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不同故才之本末卽於此盡見之書曰惟天陰陽下民相勸厥居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生天下從未有生不自天之人也無生不自天之人安得有生不自天之才而吾獨謂其不能用才者何也夫人生長甕牖繩樞之微自首寂寞忽遇知己之主如田千秋不過以一言感悟數月取宰相封侯當其時豈遂意富貴之如此其速耶

錄富貴之其人主操之欲于則于天固不得而奪之也或曰
此卽所謂天意也君子亦論其事而已矣意則何憑之有事
顯然者也意不可知者也論事則上有一歲九遷之澤下有
捐軀圖報之思論意則僥倖者得以借口謂富貴吾所自有
且吾之才智學問自應得此及身寵罪辜則又謂氣數使然
夫享朝廷之恩而不知感昧脩省之義而徒諉之適然之數
進不思盡忠退不思補過此臣節之所以日趨於薄而仁人
君子之所爲慟心也豈非重與天而輕與君者之咎也哉古

今稱才盛者莫如唐虞成周然使有堯舜無禹皋陶有禹皋陶無堯舜可謂唐虞乎有成康無周召有周召無成康可謂成周乎唐虞成周世也堯舜成康之君臣才也春秋世也仲尼之師弟子也春秋有唐虞成周之才而不能爲唐虞成周之世者下有其臣而上無其君也有其君有其臣則世以才成有其臣無其君則才以世成世以才成者權在才才以世成者權在世是故禹皋陶必不能得之於朱均之世伊尹萊朱必不能得之於夏癸之世周召畢呂必不能得之於商辛

之世仲尼必不能得之於襄昭定哀之世匪獨此也黨錮諸
君子不能得之於桓靈之世元祐諸君子不能得之於熙寧
紹聖之世南渡諸君子不能得之於靖康建炎之世譬如室
然梁棟毀折而工師猶持金粉雕繪於棖桷簾牖之間吾見
其相率而委之泥塗也故曰天無窮者也君自爲窮不窮者
也世則有必窮有必不窮者也無窮故治亦生才亂亦生才
自爲窮不窮故用才則治不用才則亂有必窮有必不窮故
治則用之亂則殺之辱之汲長孺諫武帝曰陛下求賢甚勞

未盡其用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賢才將盡誰與共爲治
乎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者也而猶若此況不逮武帝
者夫才不爲世用而止以供其殺辱則懷才者其亦俱所以
自處也夫

知人論

四岳薦鯀於堯績弗成鯀殛四岳可謂不知人哉乃堯之始
弗而終使之往也其不知人也不且與四岳等乎謨曰知人
財哲能官人惟帝其難之古君臣相警戒不相誦謏雖至聖
如堯不敢遂謂其無憾也蓋知人若斯之重也史稱高帝知
人善任使以堯之所難者而高帝能之高帝其可及乎論語
二十篇載聖人生平行事獨詳其終篇結歸知人豈聖人生
平得力將在是耶其言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則並所謂知

人之學示之矣或曰知人之學不可學此爲聰明特達與衆
愛絕者言之耳愛絕者幾人哉君子惡人力不施而徒矜天
授者學問之功固不可不深造也學問深則窮理窮理則衡
鑒皆有所根據人不得惑之以奇詭無稽之言不惑於無稽
之言則無愛憎無愛憎則臧否無所飾臧否無所飾則賞罰
黜陟咸得其平古帝王明試車服之法百世未有能易焉者
也是故其言之維則維嘉溫然多蓄無矯厲紛更之氣者其
人必深沉持重爲社稷圖長久者也其言之簡要剛嚴卓有

主持者其人必以身許國守正不阿扶危定傾者也其言之
婉惻近情使人恨釋怨平引咎弗遑者其人必善處人骨肉
之變者也其言之淵乎若有餘思歆乎有以自下者其八必
集思廣益薦賢如不及者也其言之平易通達聽之無奇行
之有實効者其人必明習世故長於守令簿書者也其言之
敏捷周詳稱引典故不激不阿者其人必嫻於辭令可以出
使蒞應對者也其言之出入風雅有聲有色者其人必強記
博聞善屬文堪備顧問者也其言之強毅贍直面折延諍不

顧人之忌諱者其人必中懷勿欺能補闕拾遺司諫議匡君
德者也其言之使利害情形大孰瞭如指掌者其人必留心
攻守之術能禦侮治軍旅者也其言之謹約瑣屑尺寸必筭
者其人必慎重出納善會計錢穀者也其言之音多憂危聽
之使人瞿瞿然却顧者其人必居不得已之地而遭讒畏議
傷時念亂者也其言之絕與世務無關而蕭然自命者其人
必高蹈隱逸潔已肥遯者也此皆言之善者而其人之善可
知也是故有所欲言而含吐者其人隱有本不欲言而姑爲

周旋者其人欺有漫無可否人言是亦是非亦非者其人誕
有率爾言之而不顧其後者其人躁有飾爲大言以誘人之
聽而行其術者其人險有言之鋪張揚厲華美而無情實者
其人靡有艱深其言以示奧渺者其人闇有言之不近人情
而執以爲是者其人殘有與人無深交而言多寄托者其人
諂有好爲摘訐之言以自快者其人滴此皆言之不善者而
其人之不善可知也若夫不待見其言而知之者則又有多
端矣范延賞過金陵張忠定公問曰見好官否曰獨萍鄉張

希顏耳野無情農市無賭博更鼓分明此以政事而知其人者也魏武語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孤耳此以才畧而知其人者也仲尼西見趙簡子聞其殺寶鳴犢舜華至河而返此以刑罰而知其人者也宋太宗以呂端同平章事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此以器識而知其人者也王儉季卒其子括將見於主而嘆單公子愆期曰不感而願大視躁而心高有他志矣此以顏色而知其人者也宣宗獵于苑北與數獐者語及涇陽邑宰李行言能捕盜還宮書其名於殿

杜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上語之故因賜以金紫此以輿論而
知其人也王安石叅知政事呂誨獨謂其禍天下首疏彈
之溫公嘆其先見此以學術而知其人者也郭林宗途遇孟
敏敏負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異之此以立志而知其人者
也管仲薦隰朋於桓公不薦鮑叔賓須無寧戚且各舉其爲
人以賓之此以生平而知其人者也寇萊公稱丁謂才李文
靖不用但曰顧其人可使之居人上乎此以邪正而知其人
者也霍光輔政夜召尚符璽郎收璽郎按劍不可奪次日增

耶秩二等此以慎職守而知其人者也岑文本謂馬周勢局
火色騰上必速此以狀貌而知其人者也隋王令言聞翻調
安公子曲泣謂其子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上弗歸
矣此以聲音而知其人者也僖負羈之妻察重耳從者皆相
國才必得志於諸侯此以所與共事者而知其人者也郭進
御下嚴毅有軍佐訟其不法者進曰汝能掩殺契丹卽薦汝
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此以膽力而知其人者也王含奏
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異同此非常

人所及今觀危困必生惻愍此以意氣而知其人者也張超
被圍雍丘曰臧洪當來救我洪義士必不肯本此以交誼而
知其人者也凡若是者皆不必以其言而知之以其行事而
知之者也天下人每論遠近親疎貧賤富貴識與不識其相
取相棄不於其言則於其行事二者而已矣言者心之聲也
行事者跡也跡顯而易知知之者在人所共知之後聲微而
難知知之者在人所不及知之先後者存乎數先者主乎理
夫子退避億而崇先覺誠欲教人不可不好學以窮理也理

明於中如鑑米塵如衡未歆未過其人我之知之者不減既
過其人我之知之者不增賢者賢之不惟我無私好也人亦
不得行其私譽否者否之不惟我無私惡也人亦不得行其
私毀知其人之才也又知其品知其人之心也又知其量知
其人之所長也又知其所短知其人之可與圖始也又知其
人之可與圖終知其人之可獨任也又知其人之可與共濟
知其人之可與共爵祿也又知其人之可與共功名知其人
之可與共安樂也又知其人之可與共患難然後綏之以恩

隆之以禮示之以法激之以權有道德者師之有勲勞者酬之有微過者原之有大事者坐之有奇異超忽者駕馭之有庸凡拘謹者策勵之身心之益也民人之望也社稷宗廟之靈也子孫後世之福也蓋其人之性情愚哲知勇淺深在升降轉移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亂安危舉於是乎係之豈與夫用術數而倖偶中者同日而並語哉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又曰吾六十而耳順耳順者知言之謂也聖人六十而後知言知言豈易言耶要其初則自志學始耳焉

在邦人之學之不可學也

用人論

有用之人有用於人之人用人之人有賢者有不肖者用於人之人有賢者有不肖者其賢者有能者有不能者其不肖者有能者有不能者用人之人賢則用於人之人皆賢者矣縱未必皆賢者賢者衆斯不肖者絀矣用人之人不肖則用於人之人皆不肖者矣縱未必皆不肖者衆斯賢者絀矣用人之人賢而能則用於人之人皆賢而能者矣縱未必皆賢而能者賢而能者衆斯不肖而不能者絀矣用人

之人不肖而又一無所能則用於人之人皆不肖而又一無所能者矣縱未必皆不肖而又一無所能不肖而又一無所能者衆斯賢而無所不能者細矣賢而無所不能者止也賢而居能不能之間者次也不肖而居能不能之間者又其次也不肖而又一無所能者不足復道者也惟不肖而又無所不能之人斯國家之所爲大害用人者之所爲不可不慎焉者矣何以明其然也士君子負忠孝天植之資加之以師友學問之助方其隱約窮愁燕居深念凡天下理亂盛衰利病

緩急忠佞消長之故已早夜籌畫于草莽中矣一旦舉而加諸上位言聽計從委國授政必將汲引其所謂賢而屏絕其所謂不肖俊乂同升奸回竄匿狄懷英爲相而門皆桃李司馬君實爲相而元祐皆正人諺云鳳室不鳴芝巖不長氣類然也以斯人而用人則用於人之人豈復有與之氣殊類絕者哉是故在朝廷則朝廷重在封疆則封疆重投大遺艱無所不可蓋其所審處者久矣越子之人吳也曰蠡爲我守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盧懷慎爲黃門監政

事委積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卿坐鎮雅俗耳古人不敢輕於用人亦不敢輕用於人度我之所長者何在而後出而任人之事度人之所長者何在而後擇我之事以任之黃蘗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及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夫郡守之一與宰相尊卑貴賤豈不懸哉人孰不好爲尊且貴者而不好爲卑且賤者然與其爲尊且貴者而不能何如爲卑且賤者而能之之爲愈乎羈不自知其不能用羈者又不知羈之不能違才易務鼎之所致戒於覆餗也此賢而居能不能之

間者也若不肖而居能不能之間者則異是平日學術未醇未免有矯枉過直之病一時遭際任法裁物衛鞅忠於秦而敗桑弘羊忠於漢而敗王安石忠於宋而敗三子者其始非不肖人也功名之念躁而才爲氣使執其說而悍然行之攻之益力執之益堅遂不自知其後之浸入於不肖耳或曰三千亦於國有功焉其有功於人國者其能也其有害於人國而因以自害者其不能也不相掩也至于不肖而又無所不能則其用於人之意已不可測而用人者於是乎難言之曹

操用兵彷彿孫吳也桓溫兒時太真卽識其爲英物也高歡
以剪厯馬譬之御惡人也使其以如此有用之才用之以高
光之主當與蕭韓吳賈同其驅策何至蹈篡逆之轍爲古今
詬厲耶嗟乎國家不幸而生有斯人不能用之則除之而已
矣毋留爲子孫黎民累也雖然除之豈易言乎少正卯魯之
聞人也不過孔子安得正兩觀之誅哉

房瑄論

史稱唐肅宗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事。辭情慷慨。上改容。由是軍國多與瑄謀。瑄亦以天下爲己任。云云。愚謂此非所以褒瑄。蓋刺之也。古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言將相爲天下斷繫。時事不同。輕重畸分。居此位者。不可不自量其能否。甚勿貽鼎折之羞。上負朝廷。下負生平也。天寶末年。漁陽兵起。京師失守。乘輿播遷。有唐之天下。安耶。危耶。瑄之追玄宗也。路次倉皇。卽日拜相。及奉冊靈武。又以軍

國任之則是以一人而兼將相矣。天下注意非瑄而誰。豈同
事韋崔諸臣所可頡頏耶。且恢復兩京。瑄所自請。非朝廷強
之以所不能也。謂宜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簡知勇之士。躬枹
鼓之勞。奮不顧身。肝腦塗地。猶恐烏合新軍。不足以當百戰
之劇。奈何取坐談之賓客。如李揖。劉秩輩。委以戎務。致有
陳濤斜之辱耶。其所謂以天下爲已任者。任功耶。任罪耶。賀
蘭進明。宿將也。瑄知其不賢。當力言之於上。而退之。苟其賢
也。則當如上之所命而授之官。奈何以悠悠忽忽處之。使乘

間入讒俾上失朝廷倚毗之望下失諸將効命之心其所謂
以天下爲已任者任勞耶任怨耶軍法大將失律者斬瑄失
律宜斬不斬而罷已屬非法尚恬不知愧賓客盈門獨不思
朝廷亦何負於瑄而怏怏若此耶由玄宗之待瑄者觀之瑄
則無功由肅宗之用瑄者觀之瑄則有罪所謂以天下爲已
任者僅如斯而已耶蓋瑄旣言過其實而朝廷又用違其才
庾亮激蘇峻之兵殷浩爲桓溫所廢初盜虛聲後無成效瑄
爲正復似之賀蘭進明比之王衍誤國殆未可全非也

史所以於玄宗之末則書之曰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於肅宗之初則書之曰以房琯爲招討節度使於敗績之餘則書之曰房琯罷以見琯之受知兩朝位兼將相而覆餗至此則所謂以天下爲已任者安在耶故曰刺也或曰琯之罪則然矣用琯者獨無責歟曰玄宗肅宗皆非有知人之明者也無足責也且書法曰以房琯云云則責在用琯者矣或曰范仲淹不嘗以天下爲已任乎史無貶辭何也曰仲淹在西夏雖無功亦無大罪而生平多盛德事非琯所及曰張浚位

兼將相孝宗倚以爲長城當時亦稱任天下事者喪師符離
罪與瑄同而妬賢過之史亦無貶何也浚子栻以道學竊虛
名未儒爲之諱之也曰若然則浚本傳固不可謂之信史與
曰然子與氏不云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密縣重修卓君廟碑記

河南密縣城內東北隅有卓君廟蓋漢太傅卓子康舊祠也。子康曾爲密令稱循吏密人思之思之故祠之宜也。禮士大夫之饗祀者有二里居以高節盛德惠澤桑梓者則祀之於其鄉服官能使教化大行著異政捍災患者則祀之於其仕之郡縣外是非諂則誣狄懷英黜淫祀以千計特存四家江南越之今漢史載子康新莽時託病去官者十五六年建武初徵爲太傅封褒德侯節可謂高矣鄉人誤認其馬輒不

較雖學近黃老○然亦人所難者○密人訟其長吏○不繩以大法○而譬之以人情○其人慚悔○太教化○大行蝗起○河南諸郡國○獨不入密境○豈非所謂著異政○捍災患者耶○夫如是○又何忒於饗祀也○耶○余又嘗讀漢史○自宣帝嚴二千石之選○綜核名實○良吏輩出○然卒以武健從事○徃徃失之過察○卓以長者之意○矯之不特惠密○亦以救漢治之衰也○如此○則凡爲守令者○皆當於此乎取則焉○又何疑於密人之追崇之也○或曰○何不書太傅書褒德侯○而必書君曰○太傅天子之上公○褒德者朝廷

之大爵。非密人之所敢私也。且其爲密令時。無此官。無此封也。密人亦祀密之君而已。故曰宜也。嗟乎。卓君往矣。自漢迄今。幾兩千年。而密之人猶君之。猶追崇之。密可謂不負卓君哉。然皆自卓君不負密始也。後之君於密者。其亦有感於斯舉也乎。

重修金臺寺碑記

蜀之南部縣有寺曰金臺。無碑志可攷。佛像羅漢像甚古。非近代人所構。潼川僧淨徹借棲焉。士民議重修。淨徹迺走閩中。乞余爲募緣序。余曰。此苦行人職分事也。昔甘蔗氏拈花於竹林。香至子壁。觀於少室。大鑒營兩頰之法性。道悟葺火廢之天皇。種緣隨地。取足在人。不必經始瀉山。探奇紫玉也。且蜀中伽梨之淵藪也。道一產什邡。而不任什邡。澄遠不產青城。而任青城。德尊名配。山川屬之。豈有石笋生巨羅之里。

屋瓦秀辟支之鄉者潼川僧而借棲金臺固未嘗不可也余
感茲而更有痛論焉國變以來烈烈殉難者勿論其有官
守之所不在可以死可以無死者抗志潔身鴻冥豹隱往往
爲收節者所深忌假使管幼安陶元亮復生於今皂帽藍輿
可得遂其高蹈耶計獨有逃禪一路耳名山大川鹿園雞足
皆忠臣義士之首陽也嗟乎天下事至此尙忍言乎百爾君
子讀余文而得其意焉當必有慨憤流連助輸悲後者矣余
正不爲一金臺作給孤也

武昌序品庵碑記

序品庵者楚僧慧愷創建庵名也愷生平持誦法華經有年
矣然皆隨大衆叢林中行吟乞鉢因思募一椽卓錫而問名
於余余嘗閱法華一書乃如來教人聽法微義至其所說之
法初無可字句循求者小而草木禽魚大而山川星日以及
琴箏筚篥之響珠玉瑚玻之光華賸愚頑之細民觀音普賢
之威力莫不影現克周於謦咳笑言之內而究不可得其色
相着落處昔釋迦自云四十九年何曾說着一字此之謂也

憶○既○深○心○此○典○正○須○於○語○言○文○句○之○外○得○其○所○謂○妙○義○微○旨○
如○花○香○月○影○芳○鮮○搖○曳○在○枝○葉○陰○晴○之○表○別○有○喫○賞○斯○爲○真○
能○持○誦○者○曹○溪○語○法○達○以○因○緣○人○事○之○旨○法○達○禮○拜○曹○溪○云○
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余○謂○法○達○僅○及○方○便○品○一○則○耳○此○
經○二○十○八○品○當○從○何○處○叅○無○上○密○微○耶○僧○問○鎮○州○萬○歲○和○尚○
云○大○衆○雲○集○合○談○何○事○答○云○序○品○第○一○古○人○留○心○法○華○任○舉○
一○則○皆○可○該○全○部○之○理○二○十○八○品○總○之○一○序○品○也○究○之○三○十○
八○品○謂○之○無○一○字○可○也○余○取○以○名○慧○悅○之○庵○蓋○私○有○所○窺○也○

創建僊林庵碑記

沛城西二十里許有宋道人守林道院廼莖其師祖張靜慈
壽域也靜慈生而好道出家於太和山之金沙坪深叩玄關
嚴持戒律時時過天柱紫霄南巖五龍尋張三丰遺跡冀於
幽壑古杉泉聲雲氣中依稀遇之凡數十年勤苦猶一日也
門徒甚盛所至輒有靈徵幻相衆皆異之稱爲張僊晚歲歸
莖二親居廬六載病歿而覓善地嘉樹蔚然竹松交蔭游人
或携酒餽宴息其間空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之句於是

又○稱○爲○張○仙○林○林○東○北○隅○有○淨○室○三○五○椽○是○宋○道○人○焚○修○課
誦○之○所○鄉○黨○樂○輸○錢○粟○鳩○工○庀○材○漸○次○告○成○人○又○稱○爲○僊○林
庵○云○或○曰○張○靜○慈○家○近○畱○城○是○漢○畱○侯○後○裔○攷○畱○城○在○今○沛
城○東○南○泗○水○西○岸○基○址○宛○然○卽○畱○侯○始○遇○漢○高○皇○帝○處○再○攷
張○道○陵○爲○畱○侯○八○代○孫○初○隱○雲○錦○洞○餌○長○生○丹○得○秘○書○通○變
除○妖○歷○朝○重○之○而○元○時○又○有○入○龍○虎○山○學○道○者○號○神○僊○宰○相
名○畱○孫○明○初○有○張○邈○邈○號○三○丰○者○游○戲○太○祖○成○祖○間○至
今○武○當○山○宮○闕○輝○煌○麗○比○內○庭○皆○爲○三○丰○而○設○雖○未○詳○其○譜

系而留孫命名之意未必無因三丰顯化之山又靜慈出家之地且去留侯故封未遠謂爲留侯裔未嘗不可也按史記子房以五世相韓之義破家報讐功成避穀道陵留孫三丰靜慈相繼出爲異人血食蒸嘗千年未艾非以其忠孝之故耶夫忠孝聖賢之所重而佛儒兩家所不道然讀兩家教典成佛成仙無一不本之忠孝昔人所謂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歸儒者歸之忠孝也余故述厥往事爲此庵作記欲使天下後世人皆知從來無不忠孝之聖賢卽無不忠孝之佛祖神

仙也

原缺